

請

纓

日

記

請纓日記卷四

灌陽 唐景崧 維卿

光緒十年甲申正月初十日隨彥帥乘舟東下軍約萬人十五日抵家喻關距興化三十里彥帥駐此余同興化彥帥奉派兵入富春之命奏稱道遠不便行師此

旨乃在山西未失之前也至是

廷旨屢責滇粵聯絡聲勢固守北甯然自山西失後道路中梗文報且阻遑論軍聲黃佐炎梁輝懿阮廷潤均出辦糧淵亭謁彥帥極荷優禮其將備均蒙賞有差編

其軍爲十二營敵蹤時至三江口爲淵亭擬約法人會戰書書曰越南三宣提督義良男劉致書法國兵頭爲約戰事竊聞法蘭西海外最強之國也本提督於十年前與爾兵頭安鄴接仗一戰斬之竊笑強國之將不過如此而李威利尤爾國所共稱良將者本提督又一戰斬之其餘陣斃大小兵頭不堪悉數計自去年四月以後爾兵一敗於紙橋再敗於懷德三敗於丹鳳矣君子不欲多上人本提督因休息全軍退駐興化意謂爾兵頭必知愧悔不復尋讎乃近日以來又時以兵窺伺沱江徘徊而不敢渡可笑可憐無賴已極本提督細推其

故爾國所以屢尋我戰者實欲一勝而全據北圻耳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以法蘭西海外最強之國而爾兵頭率兵數千人鼠伏江干施放槍礮膽小氣餒不值一笑何妨堂堂正正渡江而來決一勝負爾勝則本提督即解師而去讓爾全據北圻則以爾國所最忌者獨本提督耳我去則無人與爾爲難一戰成功豈不甚便如爾不勝諒亦無顏在此勢必卷甲而歸無勞本提督之驅逐矣兩國成敗在此一舉何必多苦生靈致負天地好生之德乎今與爾兵頭約三日不至期以五日五日至期以十日十日不至則本提督即當布告中外四

海九州必羣起而非笑之法蘭西其何以爲國耶夫本  
提督不過此數千人耳爾有堅船而我無之爾有利礮  
而我無之戰具萬不及爾邀約而來有何不敢竊料爾  
兵頭必不肯忍氣吞聲猶顧後瞻前而不敢至也且勝  
負亦兵家之常耳何必畏之過甚爾畏不來其恥更甚  
於敗深望爾兵頭之熟思而審處也翹盼旌旗切切此  
約

正月在興化數晤淵亭痛哭而數其非且以利害激勸  
之淵亭流涕無辭傳其將備同坐一堂責以大家改悔  
奮圖恢復淵亭謂此際無論何處協饗均置不言且俟

一二勝仗後道路旣通再議請饗並願自當一路不求人助

正月二十四日上曉帥書曰恭讀疊次

諭旨飭防軍固守北甯而

聖意又似不僅以守了事者且時局亦實非一守所能了事也前聞北甯軍請任河內之役時不可失若必待滇軍劉軍三面合圍不卜能否有此快舉不如先盡其在我者今日桂軍亦聊厚不爲薄矣似不必以山西未復緩圖河內但攻河內我當先據嘉林方有進步嘉林既有敵壘我軍誠不易紮此際司兵柄者當於萬難中

做事舍功名性命而圖之景崧固無能爲役而撥領四營在斷而不斷之間威令不專難期得力擬請另行指撥四營專歸節制即當親率馳往進據嘉林仿造滇軍地營立定腳根再築礮臺攻其敵壘嘉林占定大軍繼集始有進圖河內之方惟乞飭備大礮十位火藥二萬觔鋤鉄五百具木料北甯甚便地營一夕可成勝於採牆軍心較固如蒙允准景崧即開道馳赴北甯乞勿爲羣議所撓謠言所惑竊念中丞以經世之才懷滅賊之志而前敵未能迅起圖功自讀去臘二十三日諭旨有事諸臣不得不愈加奮勉敢以書生微命鼓舞

羣才兵無萬全時當速戰不必分別明仗暗仗且混戰  
數次則各路之軍皆奮起矣伏候鈞示

正月二十六日彥帥進駐興化淵亭請示機宜並言進  
兵不可過遲當速渡江彥帥謂

朝廷仍責劉團戰而官軍守欲劉爲前驅而滇軍爲接  
應淵亭願自爲一路請雲軍以一枝出屯鶴一枝逼廣  
威黑旗獨渡河傍山而下計終不決彥帥連日開導淵  
亭及各將備義盛情深而淵亭仍不免有徑行其意之  
處漸與丁軍不睦故彥帥主合淵亭主分

正月三十日接北甯警報法兵將攻北甯彥帥商遣淵



亭馳援北甯淵亭念北甯不救之怨不欲往請擊山西  
余曰人不救我而我救人此大丈夫豪傑之所爲也且  
能救北甯即可蓋山西之恥今復山西萬難何如救北  
甯使淵亭請偕往允之

二月初一日彥帥入奏遣唐景崧率劉永福全軍星夜  
馳救北甯即日偕淵亭拔十二營起程初二日渡屯鶴  
在山西上三十里即三江口承平時商賈輻輳今就蕭  
索法兵咫尺竟穩渡而過

二月初五日抵北甯余入城見黃趙兩統領淵亭駐兵  
安豐縣距城七里初七日淵亭輕騎入城時法蹤嘗游

弋北甯五十里外芹驛關者又名普濟屯北甯水陸之要口也上年我軍猶不敢深紮越境此地早爲法據今黃趙始謀奪之趙揀卒三隊進攻遽爲教民截回法遂輕我而北甯禍速矣王朗青方伯定邊楚軍八營方棣生觀察威遠東軍五營陸續將抵龍州彥帥奉節制廣西各軍之

命旋奏辭

二月初八日晤黃趙問戰守之策趙稱體羸多病將士驕蹇願乞休讓賢黃稱布置尙密城堅可守候王方伯楚軍出關再議進取余曰寇氛速矣楚軍恐不遽來竊

經山西之共橫覽北甯城戰守兩不可恃備多力分紮營太散呼應不靈不能戰也城雖堅而無藏身避敵之地不能守也應速於城外十里要隘處所開掘地營以守野爲守城黃曰城有四營吾誓負城而守敵其如我何余卽日上曉帥書曰初五日偕劉永福率其全軍抵北甯駐紮城外目前雖無戰事仍屬該軍暫留晤及左右路統領右軍擬擊芹驛關左軍擬俟楚軍到齊再商進取語各有理景崧莫能贊一詞也至於嘉林之役則較芹驛爲尤難攻芹驛尙以爲不可則攻嘉林愈以爲不可矣而察北甯實乏大礮無具攻人往嘉林必需是

物故前有十位之請戰具攻具亟宜講求彼有船而我無船已輸一著我並制船之具而無有彼族料我不能渡江愈肆驕橫北甯軍壁雖厚實不足當一巨礮亟應仿滇軍開掘地營竊經山西一番閱歷應知兵法但僅能獻言於兩統而事莫能自主目睹焦急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矣撥領四營已成虛設且又未併紮一處不然亦可盡我四營之所爲奈何併此而不能也本擬即赴諒山親承教誨因欲踏勘四處防所稍遲就道

二月初九日曉帥來書欲以劉軍攻嘉林彥帥來書欲劉軍紮永祥安朗一帶即日復彥帥書曰初五日行抵

北甯恭上稟函諒邀垂鑒劉軍初駐安豐縣縣官不能  
供米現已拔近省城仰給於張登懷北甯敵未來攻據  
報法人取有民船數十艘截去首尾及船端橫板扣以  
鐵釘不知何用曉帥擬以防軍攻芹驛關以劉軍攻嘉  
林府即可扼阻敵船入諒江湧球之道所以固北甯後  
路也嘉林之鉢場敵有礮臺爲輪船入河內必經之路  
我軍奪據鉢場即緊扼敵人之咽喉河內山西不戰自  
困惜此等絕好地勢我不早據坐讓與人事急始爭恐  
費盡移山倒海之力亦未必能得手中國自誤往往如  
此可歎可歎且北甯礮位甚少大礮尤少其何以攻即

攻而得之其何以守景崧會商黃趙謂以購求大礮爲第一要著劉軍擬暫屯慈山以備策應時聞警報未便卽旋來示該軍將來可屯永祥安朗一帶以便桂邊接濟且可乘釁而襲山西誠爲穩策屆時相機導辦

二月初十日帶親兵二十人差官四人赴諒山留親兵六十人暨賴子容左右人等寓北甯十二日抵諒山謁曉帥曉帥曰北甯不可保兩統領誤我深矣十三日辰刻趙統領報十一日失扶良扶良距北甯省六十里陳得貴李極光翟世祥覃東義各帶一營扼守處也據報是日陳得貴力戰半日馳騎乞援黃統領久之始遣韋

和禮帶守城三營馳往半途聞扶良已潰乃折回余曰  
殆矣北甯已矣曉帥驚詢余曰豈有以守城之軍而往  
救前敵者一敗即不歸城孰與守城趙又言淵亭不肯  
用命曉帥屬營務處黃子壽商余能往北甯督劉戰否  
余曰事急矣請立行即走辭曉帥曉帥俯思曰北甯危  
地汝不入亦宜余請試進立馳馬行十五日抵郎甲距  
北甯已近尙隔諒江湧球兩河二鼓聞法人已據湧球  
山頂猶冀不確策馬夜進盡夕奔行

二月十六日黎明渡諒江入諒江府署芷菴及張幼亦  
大令在焉兩君於十四日出北甯坐此探危城消息也

余將渡湧球幼亦止之自顧親兵太少遂奔浪山綏南軍提督王洪順子鈞營連壁峯時爲彼營官欲假親兵渡湧球入北甯子鈞止之曰似有凶耗姑留一夕探確再行

十七日在綏南營聞北甯已於十五日戌刻不守法人據湧球故我敗軍一人不得後退次日猶無消息也黃趙不知所往余亟返卽甲心如死灰有自危城逸出者詢知確耗十一日之失扶良也十二十三十四等日未接仗時守城外者僅黃統領所部韋和禮黃玉賢李逢楨尙國瑞黃雲高賈文貴六營守城內者僅參將蔣大



彰一營千總黃效賢兩哨餘俱分屯欖山慈山桂陽新  
河左河六頭江三江口等處趙統領所部之副將党敏  
宣八營遠避六頭江外屢調不至總兵陳德朝六營紮  
新河法人故作攻勢以掣之趙不敢調北甯四十餘營  
四面散紮不能援應十五日法大隊由扶良進犯北甯  
黃趙各率親兵督韋和禮尙國瑞黃雲高賈文貴四營  
拒戰於十里外皆左路軍也韋和禮腕中槍傷尙國瑞  
賈文貴俱微傷苦戰不能撤黃統領呼淵亭黑旗一展  
敵少卻而淵亭不欲戰持契箭束手行閒黃守忠擎旗  
進淵亭喝止之黃統領示賞二萬金淵亭終不令黑旗

馳前一步正相持閒法輪突駛入湧球而守湧球之提督陳朝綱兩營聞礮頓潰周炳林營在附近亦潰敵奔湧球曳礮阜頂俯擊北甯城彈三落城市譁奔越官張登壇等開城遁黃趙猶在陣前驚聞後路失亟撤隊回城亂軍蒼黃勢不能守黃統領閉戶將自縊周炳林陳朝綱尙國瑞攜提督印強掖以行遂與趙統領並奔太原勇營四潰淵亭次日亦全師退太原旋回興化彥帥聞十一日扶良警報再遣提督吳永安帶兵二千馳救至太原聞城陷折回

請纓客曰北甯陷而越南愈不可爲矣徐中丞志在決

戰初視敵太輕又慮都中之畏戰而就也和也故屢奏敵  
不足平以堅戰志事雖敗而其心固可諒也特年衰多  
病而又爲人所欺蔽耳陳得貴失扶良陳朝綱失湧球  
罪固難辭然扶良礮臺無利礮湧球亦小礮守扶良不  
止得貴一營而得貴獨苦戰半日他營則壁上觀也得  
貴爲提督馮萃亭舊部馮會劾徐得貴實結怨於徐及  
徐擢巡撫遂撤萃亭之猶子兆金帶左路營者並撤得  
貴得貴重瞳素驍勇黃軍門保留前敵扶良敗徐劾得  
貴首失礮臺得

旨與黨敏宣俱正法黨敏宣軍中積猾也趙沃庸懦其

作奸肆欺皆敏宜居閒畫策故爲其所挾不遵調度率  
八營逍遙河上及北甯陷敵犯諒江敏宣適以未戰全  
師過諒江遇敵詭稱覓統領馳去不顧其巧猾多類此  
陳朝綱有口辯與周炳林同綜理黃軍門營務十四日  
議以劉軍千人守湧球淵亭辨地營十座翌晨忽變計  
不守湧球或曰周炳林輕視之故怒然淵亭自是矯矯  
難合也淵亭十五日之不助戰也初不料官軍一敗遂  
至失城意待危極而後救以顯其能然束手不戰其於  
黃軍門舊情豈能稍無遺憾哉徐中丞有家丁把總韓  
姓者負寵干政時以意毀譽諸將輒見聽扶良報至中

承命與關姓千總齎契箭一公牘一親兵四人馬六匹馳赴北甯促淵亭戰十五日辰刻抵諒江韓把總聞礮聲止不渡關千總曰汝以牘箭付我我入北甯韓不與遂返報中丞曰及諒江思所齎文或有斥劉語觸所怒不敢投中丞頓足曰噫吾文乃賞二萬金何不投汝誤矣韓繳契箭昂然去

二月十八日在邕甲賴子容等自危城逸出失去日記是日法攻諒江府我軍于德富甘乃斌李定勝晉文治等營敗績李定勝並幫辦郭湧泉俱受傷王提督緩南四營由浪山退紮邕甲前二十里之左溪黃軍門率殘

營至桃觀總距郎甲三十里

二月十九日由郎甲回屯梅法攻左溪綏南營敗績退屯梅法兵至郎甲我軍火器全儲於郎甲至是盡失于德富等營俱退屯梅

二月二十日返諒山謁曉帥曉帥方寸已亂調度倉皇忽欲更營制忽議撤營官或互換駐紮之所號令紛歧左右淆惑檄楚軍駐前敵而王朗青見事敗不肯前余力陳此時寇在咫尺宜先收潰卒定人心備糗糧集軍械扼險堵禦勿令殘軍散處致敵蹤再入屯梅則諒山不可保曉帥曰前敵孰當此任者吾營務處乃文案不

可行奈何惟足下敢任事可幫辦營務爲我一行余慨然許諾即日檄下人皆曰愚哉維卿也此何時而受亂軍之任乎強寇在百里地無宿糧兵無鬪志必敗之道奈何以身入虎口也余曰中丞待我厚自入劉營有微勞必奏達今事急不爲分憂非所以勸忠義且鄉關之難烏可坐視明日遂行

二月二十一日輕騎抵屯梅寓長慶府署黃軍門適至短衣鰲面相見黯然閱曉帥奏報北甯失守疏有黃桂蘭趙沃棄地先逃語軍門曰吾其死乎王子鈞以綏南四營駐府城外併立一大營曉帥檄回諒山候撤余力

止之函稱四營雖非勁軍然已部署整齊不宜驟動並  
議以干德富甘乃斌兩營紮宮館在長慶府前以李應  
章王正明黃忠立各營守觀音橋以扼大路在宮館之  
前以党敏宣謝洲陳天宋党英華守谷松谷松在屯梅  
之左二十里隔一嶺由谷松走那陽牛墟可入諒山谷  
松下九十里即船頭輪船可達明知党敏宣無能而其  
軍未戰尙完整布置畧定時同寓有提督康得勝招集  
潰軍州同耿在田爲營務委員康暴而耿奸難與共事  
黃軍門旣來統領未卸軍事猶應與商甚憂掣肘

二月二十二日曉帥調王正明黃忠立往守谷松猶未



接余昨夕書且欲以右路軍併爲一路也李應章黃雲高尙國瑞賈文貴四營仍撥隸於我遂以李黃賈並陳得貴營守觀音橋尙國瑞守巴壇嶺是日法兵破太原二月二十三日恭閱總署電本月十九日

旨據李鴻章電報北甯已失官軍退至太原曷勝憤懣著岑毓英激勵諸軍設法進取徐延旭株守諒山毫無布置殊堪痛恨著收集敗軍盡力抵禦已有旨將該撫先行摘去頂戴革職留任如再退縮不前從重治罪瓊防愈急若有疏虞辦理更形棘手彭玉麟張樹聲等務當認真籌備惠州會匪迅即撲滅以清內患欽此

二月二十四日記名提督韋和禮傷歿於軍修五樸誠  
勇敢爲諸將冠黃軍門哭曰汝得死所矣曉帥撤調各  
營之檄朝夕紛下余向黃軍門籌商布置軍門無語不  
勝焦急

二月二十六日上曉帥書陳前敵籌措情形書曰本日  
接讀諭函王方兩軍如肯紮屯梅此生力軍尤爲得力  
當紮觀音橋爲第一重隘口然崧竊料未必肯來也現  
飭于德富在宮館土嶺築壘開濠當由左軍添派兩營  
爲第二重隘口綏南四營併甘乃斌一營現已紮定屯  
梅此處不必多營其餘左軍殘破之營當一概退紮後

路有糧之地及時整頓潤良應岳四營卽在中路作爲  
游軍如此庶眉目清明各專責成不然則亂雜無章米  
糧且乏勢將不戢自焚矣今日之黃軍門雖以軍事就  
商而默然無所可否渠兵權未卸豈能入壁而奪其符  
至康提督或飭其往加關督束黨營此地亦關緊要恐  
黨敏宣仍視爲兒戲然不敢謂該提督遂能得力也頃  
據潤良應岳四營會稟自去年十二月初八日成軍後  
至今應字營借領到銀九百八十兩良字營借領到銀  
九百八十兩岳字營借領到銀九百九十兩潤字營借  
領到銀七百六十兩有由黃給有由趙給每營每月究

竟應領若干未奉明文號衣帳棚並未領過乞將舊饗給清等情查該四營尙能打仗既不願舊統之含糊又不願連美之督帶此等悍卒儻不示之恩信必難爲用應請飭收放局查明四營饗項前議章程算清起訖數目按數給付以固眾心又聞李應光招來三百餘人而趙道分爲兩營派李福良管帶一營一爲良字營一爲應字營實則李福良僅帶二三十人餘仍歸李應光管理而李福良領饗李應光代養其人因此不平亟應撤去李福良虛營查明該二營實勇若干照數給饗此後軍事總宜條理分明黃趙兩統事多徇情遷就截此搭

彼以致混淆而恩威人俱不受惟此四營究應附於何軍抑聽自成一旅是否仍用連美督帶伏候鈞裁

二月二十七日上曉帥書曰現飭李應章一營在觀音橋挖濠築壘廳具規模再當逐加整飭景崧能驅動一營則盡一營之力今無餘力扼清花江僅能以觀音橋爲第一重門戶昨請黃軍門移駐宮館則前敵得有統率軍門徘徊猶未決也惟是左軍已齊亟應及時整頓若不退紮後路則方道威遠軍不必進駐屯梅營多而雜且難辦糧屯梅之東有土嶺數重越嶺行五十里卽船頭嶺端宜紮兵以截賊路此處近綏南營屢商於王

提督撥軍往屯祈飭下趕緊辦理長慶市口以一二營駐守可矣潤良應岳四營仍以連美徐爲約束之或就範圍不必紛更尤妙景崧明日再往宮館觀音橋督工擬俟濠壘壘成再造地營緣此際兵勇傷亡勞苦督之過急轉致畏難潛逸誘掖行之則較善至招集潰勇係康提督一手經理當必稟聞

二月二十八日上曉帥書曰本日奉到札諭各件當即會商黃軍門遵照辦理前敵紮定多營則退紮者次第開行諒人心不至驚疑今日往宮館觀音橋等處督修營壘前派李應章紮觀音橋者因其鋤鏟尙全續經黃

軍門派陳得貴併駐於此現已開濠築壘各勇躬操土木尙耐辛勤從此督勵習勞粵軍非不可用于德富在宮館亦於土嶺動工惟嫌不甚合式俟其規模釐定再議增修于德富自願約李極光同紮宮館此觀音橋宮館駐營之大畧也至清化江及觀音橋之東當以何營駐紮仍由黃軍門自行酌派王提督返屯梅後當促其以二三營移屯土嶺防船頭之來路府城不必多營市閭清淨而後百姓安閒貿易自來米糧易辦此際極宜以靜制動不可張皇否則不獨聞警仍奔即敵不來亦將自亂現在前敵各營皆經切諭不准再占民房或布

棚草篷務要聯絡一處蓋兵住民房匪獨慮其騷擾且一聞敵至勇丁非避匿村中卽逃逸村後營哨官各不謀面此卽致敗之由聯絡立營則耳目不至隔閡此爲整頓粵軍第一要義屯梅布置畧備則方道之軍不來亦可惟谷松一路亦最緊要景崧無力兼營康提督在此專收潰勇他無所事若往党營則留養三百餘人難於位置此皆右路之軍不肯另編爲營願歸舊伍則以舊饑未領起見亦屬人情康提督必欲編營自帶豈非武斷且以一衙一市之偏狹相聚易囂誠有未便並有全哨之人待覓舊主旣係相依不散卽不得以潰勇論



均宜遣歸後路就糧以待本營營哨各官然康提督意氣用事難以理論是否調往營伏候鈞裁

二月二十九日接曉帥書議以余總理前敵營務節制諸軍公牘繼至復幕府王子壽太守王芝山大令書曰一昨接奉復函備聆種切前書所謂撫綏約束自有精意者大致不外人情物理而已即軍令亦在人情物理之中也今日之敗實由於平日備禦無方不能專惡勇丁鄙意挫衄之後軍無長物傷病交加仍當以恩惠爲主而後嚴申紀律如粵營本係防戍爲日已久故有眷屬積習相沿已二十年今有攜帶婦女之禁畏法者匿

置鄉村臨陣則仍多顧戀玩法者偷渡關卡拏獲又類  
於生離愚莽之夫不無異議難免生心不如傳飭各營  
自營官以至勇丁凡有室家者准其開呈清單給以護  
票派人送置關內其新掠者未改裝服一望即知概付  
越官收同似爲情法兩得自此以後再有軍中攜帶婦  
女者即按軍法從事務請兩公先以此意陳諸大帥期  
見施行同心同德之士一時實無其人逸少對山皆非  
其選不可任以大事陳朝綱周炳林皆滑懦無能党敏  
宣陳朝綱尤左右兩軍之罪魁黃軍門悔之已無及矣  
三月初一日曉帥函請黃軍門退諒山養病檄余總理

前敵營務所有長慶前敵及分防陸岸各營概歸節制  
調遣黃軍門即日啓行余適往觀音橋未得晤商途遇  
陳朝綱周炳林謂軍門屬留某營退某營余姑應之而  
點驗軍實之委員唐繼淙適至擬點名後再定各軍去  
留營官李潤縛送索饗什長二名營門正法

三月初二日各營將備來見黃軍門既同諒山余稍有  
權於是另籌布置本日與唐繼淙點驗陳朝綱周炳林  
葉逢春李逢楨四營陳周葉皆不可用周營尤多老弱  
李逢楨一營差可人少不留四營均飭退阮排初三日  
點驗黃玉賢章和炳寶奇勛二營留寶營黃章退紮即

波繼點綏南四營及甘乃斌一營初四日點驗賈文貴  
尙國瑞于德富及李應光高岳嵩李潤李福良等營所  
謂應岳潤良四營是也四營乃九頭山之黨歸連美督  
帶初五日點驗李應章陳得貴李極光黃雲高陳世華  
五營議以陳得貴李應章竇奇助守觀音橋以黃雲高  
賈文貴陳世華守和樂社社在橋東可由清花江走小  
路經此至宮館也以于德富李極光守宮館以應岳潤  
良千人爲游軍在觀音橋宮館上下以尙國瑞紮宮館  
後以王提督綏南四營甘乃斌一營守長慶府又分紮  
土嶺防谷松此由長慶府至觀音橋正路之防軍共十

八營皆殘破不滿五千人長慶之左是謂陸岸仍以党敏宣八營駐紮自此以後無甚變置矣曉帥時聞謠詠余概請勿紛更俾各營得以盡心壁壘惟鋤斧不全艱於興築軍火一棄於北甯再棄於郛甲後路存者無幾關外向無糧臺諒山地瘠糧少各軍百計搜羅數米而炊朝餐夕斷余每日巡行二三十里冒暑周流且無參佐函檄皆手辦苦不可言芷菴採米於五臺差費甚薄隻手理事亦極艱窘初三初四初五等日上曉帥書曰昨奉鈞札委總理前敵營務才疏責重無任悚惶黃軍門得信未晤已行據陳朝綱周炳林轉述以黃玉賢章

和炳寶奇勛三營調同後路朝綱所部之陳得貴炳林  
所部之李逢楨併撤那阮僅留撥與崧之四營及李極  
光一營陳世華半營駐守觀音橋宮館等處不知係黃  
軍門之意抑朝綱等之計也崧謬承重付責有專歸大  
局所關不敢稍避嫌怨但未經點驗究不知何營可用  
亦未便驟決去留適唐令繼淙到來本日約同王康兩  
提督先點陳朝綱周炳林葉逢春李逢楨四營炳林之  
前軍中營人最不堪形同乞丐而軍裝甚足似無接仗  
被挫之形葉逢春一營全無號衣隊伍雜亂李逢楨僅  
百餘人情形尙無作僞陳朝綱一營畧整然守湧球要

地而傷亡僅二十人是其未敗先逃之明驗俟事稍定  
必治陳周以重法始能作士氣而儆人心至諸將優劣  
更有不得不密陳者陳得貴敗軍之將本不可用況已  
撤管帶自應卽飭退回惟既在此經營請俟工畢再酌  
去留陳朝綱周炳林葉逢春李逢楨四營卽令退紮黃  
玉賢韋和炳寶奇勛雖黃軍門意欲遣退而亦未便遽  
從如察其可用擬卽酌留一二營賈文貴尙國瑞非盡  
得力姑取其相隨較熟然察其不可用亦必去之總之  
實無一可恃之營也李應章少年不軌曾爲十萬人長  
身經百戰不得以山西一敗貶其將材且帶一營亦不

足展其所長容俟再衡其分量此外將材甚難而志趣之正血氣之俠者尤爲罕購是在隨材節取而已楚軍擬紮何處鄙意谷松一帶遠可以襲諒山近可以抄長慶党軍駐此時慮疏防或請楚軍移紮谷松即後來大舉進兵而由船頭以趨北甯亦是正路最屬相宜或方道一軍紮此亦好党敏宣最善逢迎探報絕不足據俟明後日點畢各軍即親赴谷松查閱以慰盡懷又書曰頃據越南右隴縣知縣黃廷金面稱探得桃觀總楊領兵將引法人由正路來攻觀音橋阮教化率教匪由觀音橋之東小路抄截觀音橋之後不知確否然寇來必



由此兩路早在意中現飭前敵勤探嚴扼惟軍火甚形不足旗幟尤屬無用擬專挑快槍截擊隘口虛設旗幟於深林曲澗閒以爲疑兵而壯聲勢後路能濟逼碼則甚善若無有則鋤鏟斧鋸帳棚是爲最要非斧鋸不能取堅實材料作地營也火藥乞解三千觔應用又書曰昨夕四鼓接奉兩次諭函及札一道知陳得貴已蒙恩准暫留當令力圖振奮以贖前愆現前敵營官之可用者惟李應章黃雲高陳世華尙屬足恃于德富人頗誠實與李極光台手周炳林葉逢春李逢楨已往那墟阮排陳朝綱已回諒山以上各營退紮處所皆距諒城不

遠請一律調至諒山整頓現留長慶各營各守要地軍心甫定若往後移誠恐不無驚疑似應就在防所整頓伏候鈞裁

三月初六日致王子壽書曰日來軍務紛紜致疏箋候前敵之事幾類於巧婦之炊鋤鑿帳棚軍火在所必需迭陳大帥尙祈關照俾得應手前途措置無不竭盡心力敵至必有一番抵禦于祈大帥及執事教誨頻頒而尤切禱者幸毋爲蜚語搖惑致事靡定人言孔多或目有未及或慮有未周時有後先事有緩急有旁觀不知而當局獨默喻之者概不得執人言以爲據其讒忌者

更無論矣營制不可不更營官不可不換然此中煞費斟酌非一變即能得力而舊日營官哨長亦非盡不可用在用之如何將來亦應去四存六不宜紛更太甚恐新手於地勢人情有不熟悉不相浹洽者皆足債事現留前敵諸營營官有應易者有營官自願更哨長者配合得宜則一營抵數營之用不知目前即更易耶抑俟新章定後始併換耶右隴縣官黃廷金人本不馴而頗得眾心北甯陷後越民紛紛往投其山寨緊傍觀音橋我軍駐紮之地在其肘腋誠宜善爲駕馭彼與黃雲高李應章陳得貴陳世華相得而與陳世華之弟陳福森

尤密此留陳世華半營之意也法人謂此人降則諒山不攻自得福森謂其近得法人書意尙徘徊欲觀我軍能否以決向背現屬其趨謁大帥渠意欲招一營微嫌前許三百兩之數不敷支用思得千金任勦撫教民之責卽祈密陳帥座此等人非除去則用之而用之必滿其意方能爲我盡力卓見當以爲然

三月初七日親至谷松查勘党營由長慶至谷松逾一嶺二十里陡狹難行晤党敏宣壁壘潦草面加責備敏宣駐軍地傳爲伏波舊營微有牆基不知何代營壘關外古蹟無不附會稱新息也其地有城基依嶺蜿蜒由

鬼門關至此直達關內之思陵土州計長數百里亦傳  
爲伏波舊城遠不可攷或謂當日以此城爲中外分界  
下多大輒必前人用兵故跡也李全忠勇丁折毀民房  
立即正法

三月初八日傳黃廷金往謁曉帥曉帥先有書來許以  
月給六白金養兵協守王朗青楚軍入營又新增粵勇  
二營以六營紮南關四營紮駐驢後移駐諒山方棣生  
五營至龍州曉帥詢宜紮屯梅何處余覆謂客軍聽其  
自擇後王軍方軍俱分營往紮谷松而撤党敏宣

三月初九日上曉帥書曰昨奉手諭垂問將弁中有可

用不可用者查現在可用營官除帶傷之李定勝翟世祥郭湧泉不計外陳德朝黃才貴陳天宋黃雲高李應章陳得貴田福志王正明黃忠立李逢楨均尙可用李極光連美雖非傑材俱尙穩當于德富甘乃斌誠實少銳氣綏南四營營官皆極平常雷永貞尤不可用尙國瑞賈文貴皆不得力哨長中則左軍右營右哨長都司李士純左營前哨長都司盧貴右路桂字營右哨長游擊陳毓永桂字營前哨長都司楊國安右路小隊哨長參將林祖德管駕右路水師千總彭文瀾新左營左哨長陳福森已故章和禮之文案文童歐陽萱皆稱一時

翹楚此外哨弁中不無人材容俟續訪再陳武將與文吏不同用其寸長即不必計其尺短而巧滑者最不可用總之馭將之道全在平日情義相孚嘗有前勇後怯前怯後勇有勇於此部而怯於彼部者不可概論而一路中有數營必期營哨各官互相投合有一不睦即足僨事此則賴統將隨事調停傾誠教育此中具有精義存焉至於大帥用人似不宜苛察瑣責伏乞臺端勿親細務專挈大綱日惟與幕府諸賢從容籌畫靜以制動一以制紛自能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在事文武誰不惜伏芻蕘之獻切冀察納

三月初十日上曉帥書曰頃奉諭函垂詢李應章黃雲  
高尙國瑞三營有云勇丁衰弱不振等語查前點驗各  
軍惟李應章黃雲高勇最精壯有唐令繼淙親同眼見  
請詢唐令便知至尙國瑞之勇丁尙健前已密稟尙國  
瑞不能得力亦未敢稍存袒護現在前敵惟賴李應章  
黃雲高陳得貴三營現李應章陳得貴竇奇助聯紮觀  
音橋相去僅一箭之地橋東小路是爲和樂社黃雲高  
賈文貴陳世華亦近在一處距觀音橋二里許隔一小  
溪彼此可期照應此際兵力甚單不敢散紮故並清花  
江暫置不守也黃廷金必設法聯絡以釋塵注



三月初十日諒山聞法人將攻觀音橋黃軍門仍調退紮後路各營齊赴屯梅應援人多糧少飛函曉帥以爲不可書曰本日周炳林葉逢春李逢楨各挑隊二百人共六百人又先鋒營張金泰率七十餘人來自阮排黃玉賢挑六成隊來自叩波韋和炳亦將續至據稱奉黃軍門令來屯梅助戰竊維由長慶以至觀音橋兵力雖不甚足如果同心據險非不足資抵禦如再不下死力雖多何益此地辦米極難羅掘將罄今忽來此多營軍食愈形支絀且各營已移出民居無帳棚者俱建草屋黃廷金請張告示招民回耕諸事辦有頭緒閭閻亦漸

安謐茲周炳林等倉卒蠶至勢必仍住民房是旬日嚴禁之力廢於一旦景松孤軍前敵警報頻來豈不欲將卒多多益善實有留之不如不留者不敢不據實直陳祈卽語黃軍門速速調回原所爲要

三月十一日連日赴觀音橋查看營壘頗有規模給黃廷金告示招民回耕派總兵徐章發巡查街市

三月十二日開署湖南巡撫潘琴帥奉

命辦廣西關外軍務恭閱二月二十一日

上諭現在廣西防務緊要著潘鼎新尅期起程馳赴廣西俟到該省後卽速知照張樹聲由該督電報奏聞聽

候諭旨湖南巡撫著龐際雲暫行護理將此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潘琴帥旋報三月十五日由湖南起程三月十四日接淵亭自太原來信謂從此隔絕再見不知何日語甚悽切旋同興化岑彥帥因北甯太原相繼淪陷興化孤立無糧遂拔全軍退守文盤一帶劉國歸保勝

廷旨責未請命遽行退師

敕部議處法兵退出太原趙沃報克復法旋仍據之三月十五日坐營進紮巴壇嶺在長慶府前二十里去觀音橋十里曉帥來書有令黃軍門仍赴屯梅歸併各

營之語復書曰奉到諭函並桂軍新章一本敬悉以黃  
軍門仍赴屯梅歸併各軍等因竊於歸併一事再四思  
維頗屬不易而前敵各營尤關緊要誠恐一動或至驚  
惶但不亟爲歸併而各營不敢領餉勇丁曠有怨言查  
正二兩月餉項俱未奉發甚有上年冬臘未領到者營  
官難於支撐又竊聞士卒之言疑已停餉設遇戰事必  
不齊心現正二兩月之餉黃軍門已領來龍可否即照  
目前點驗清冊按數先給抑或權提數成俾各營官先  
行散放以固眾志後再覈算實數補清景崧一月以來  
忝受亂軍之任從未見一兩餉銀殊無以對士卒用敢

迫切上陳至歸併之法請令黃軍門擇定可留之營一面飭其遵照新章開招補數一面將後路可撤之營給懷裁撤則所招者卽是所撤之人無異歸併亦不至流而爲匪營哨官有可用者再爲酌留若顯然以兩營併爲一營氣誼必難浹洽物理人情如是如是此等處固不可專以威令行也伏候鈞裁又書曰裁併一事頃已肅復而軍中弁勇情形有不得不再瀝陳者北甯失後各軍因點名查數故正二月懷頂俱未奉發甚有冬臘猶未領者有甫領未發棄於北甯者勇丁百日不見懷卽有違言去一營官猶羣起遮留索取經手未給之懷

而新接營官又往往不管舊欠以致勇丁愈疑舊饟之無著田福志在山西於各營挑取奮勇而勇丁離其舊主必索清舊饟而後肯行以致兩月不能成軍韋和炳本係新副營哨官今代理韋和禮之營而原哨遂聚而索饟應良潤岳四營改派連美督帶即向党敏宣索問舊饟經黃軍門與崧極力擔承數日而後就範猶聞時有煩言在平日無事時營官新舊交替原有調停不過遲以時日今敵氛伊邇備正在交替之際警報忽來勇丁不知舊饟間誰心必不固恐債事機夫在上者操去取之權豈能因此而姑容劣弁而在下有此種情弊當

茲萬分緊迫之際不得不曲體軍情妥籌善術愚見當  
於營官中默度其某某應撤者先將經手餽項查清該  
營實發至何日止是否未領抑或領而未發或發而未  
足必使其撒手可行則一動如掃落葉無慮跋前疐後  
蓋軍旅本長槍大戟實則細鍼密縷凡統帥爲將領計  
爲勇丁計必切切焉如家人父子籌畫備至毋使稍有  
疑難而後可責其用命事關前敵不憚瑣陳

三月十六日率親兵隊在巴壇嶺端建立營房嶺勢雄  
峻可觀四面以便照料前敵也上曉帥書曰昨日已移  
坐營駐巴壇嶺距觀音橋十里以便就近督修濠壘一

旦有警萬不使諸軍退過巴壇一步前敵儻或失事則  
已壇之下卽是此身葬骨之區祈將後路屯梅各營嚴  
飭王提督加意扼守今日綏南布置頗有規模雖未見  
其人臨陣何如而紮營尙係老手人有微長斷不敢沒  
奉發賞格十紙內斬教匪一條似當註明以臨陣斬獲  
爲憑陣後獻級不賞無故往村中捕獲雖有習教實據  
亦不賞蓋防弁勇妄殺越民冒稱教匪請賞故以臨陣  
爲憑至教民誅不勝誅不出拒我卽可寬其生路免招  
困獸之關而蹈馘爵之譏伏冀采納

三月十七日聞黃軍門於十五日夜半服毒十六日午



刻卒於諒山服毒之夕手書致余家人遞到折視曰弟  
與兄台交際似有天緣以後之事諸祈照拂至於饌銀  
數目自能算得明白不必望懷寥寥數語不勝悽惻

請纓客曰卉亭雖短於將才而讀書知大義待士有恩  
承關外防營積弊之後值中國徘徊和戰之時又爲趙  
沃挾徐中丞之勢事事掣肘以至布置不能盡如己意  
失地罪無可道而其心未嘗不以負

國恩負知己爲大愧恨也北甯之失也諸將跪請得以  
不死及抵長慶嘗稱淮人必唾罵我我將死余婉慰之  
洎回諒山意稍稍解擬本月十七日仍赴屯梅整軍十

五日遍辭僚友是日張振軒制府適有書來責其喪師失律爲淮人羞軍門焚其書不以示人及夕三鼓手寫家書遂服洋藥就卧時趙沃在諒山同寓家人驚喚趙沃趙沃曰軍門約我死我寫家書不能死軍門志在必死也雖救無益左右以湯進卉亭慷慨拒曰吾豈可再活人世哉十六日午刻卒余與卉亭初交而情最厚雖因撥營小有不合而未嘗見於詞色亦由於左右之趨承讒忌而吾兩人固無芥蒂也臨終訣別之書從容簡當亦可謂天良不泯視死如歸者矣惜之痛之曉帥奏稱黃桂蘭傷發病卒余亟致書其族叔黃玉賢曰軍門

一死足以感動中外不獨爲大局起見且爲鼓勵後來之將士起見使將士知專閫元戎敗猶必死何況其下焉者乎其關係誠非淺鮮乃昨聞中丞入告之辭謂係傷發身故不禁駭異夫服毒自盡其中有委曲深意存焉死雖稍遲而軍門尙有足重者在今曰傷發身故是傷不發即不死矣耿耿苦衷莫之能白其何能瞑目於地下乎若曰自盡則近於畏罪而問罪之

旨猶未下也總之軍門之死出於愧恥而羞惡之心即忠義之本實非畏罪而戕生也兄台當日想必在側何以不據實報呈即曰中丞之意執事亦當力爭若奏疏

尙未拜發尙望率貴族人及所部將備力懇中丞據實奏報以慰幽靈而存公論書入闕而奏已發後都中有言軍門死事者

敕下潘中丞察奏中丞據實直陳語甚允當余輓以聯云公豈無雄心試看灑血軍前傷亡將士臣自有死地不肯遺尸賊手虧損朝廷

三月十八日曉帥檄以陳得貴寶奇助撥隸於我而撤周炳林葉逢春賈文貴張金泰陳世華各營官勇俱銷余再請留陳世華半營聞敵將攻觀音橋軍適缺糧四處搜羅殊不濟事後路有糧又無夫運焦急萬分曉帥

於點驗各軍後扣饒太甚眾論譁然亟上曉帥書曰昨日各營接奉鈞札一時不免徬徨謂出差實不止十名擡一傷者少需四人領饒亦需十餘人或二十人不等至於無號衣者李極光則稱由馮兆金交來實不足數而各營亦謂勇丁在營常脫號衣北甯陷後倉皇出走閒有遺亡札示出差僅准十人無號衣者概扣固不敢不遵而實難墊給等語當經面加責備繼以開導諸將尙面無違辭而退後不無異議人心惶惑日夕囂然而勇丁亦疑有給饒有不給饒者頓生懈志此前敵實在情形有關大局不得不飛請台轅從寬辦理昨傳黃軍

門惡耗前敵各營多有經手未清之款愈覺張皇總之  
寇在咫尺諸軍殘破首以鎮定人心爲要義故崧屢言  
前敵歸併甚難蓋勢位去留之際賢者亦不免動心何  
況無識之武夫走卒平日原可我行我法而處此危局  
實有不能不委曲行權者矣伏乞察納妥酌施行是日  
告示各營文附錄爲嚴切曉諭事照得越南多難二十  
年來皆我粵西戍卒次第剿除法酋安鄴肆虐越南劉  
永福一戰斬之法人乃就和議近年復逞志於河內南  
定等省維時法寇一敗於紙橋再敗於懷德三敗於丹  
鳳折將百餘員損兵數千眾四海九州共見共聞惟山

西不幸淪陷而論者皆知爲兵單無救之故固未嘗不血戰三晝夜而後去也劉永福所部皆兩廣之人也自中外交涉以來尙未聞他省之師與烏夷接過一仗而挫西人自劉軍始誰謂粵軍皆不能戰耶乃自北甯失後輒歸咎於我粵軍概不中用詎病難堪本營務處籍隸廣西粵軍將士皆我鄉人聞之殊深扼腕合行嚴切出示曉諭爲此曉諭粵軍將士人等知悉本營務處萬里請纓不憚艱險所期我兩粵將備及從征子弟戮力同心復仇雪恥幸勿再爲人笑謂我粵軍不能打仗則本營務處雖捐糜頂踵亦願與諸將同甘苦而共死生

設負此誓明神殛之其各懷遵共圖奮舉切切毋違特示

三月十九日上曉帥書曰黃廷金自赴屯牙後尙無信至謝現亦往屯牙查謝現亦頗多事凡營勇游勇眷屬在鄉伊皆一一搜出以致冤讎愈結恐將來彼此殘殺不止屯牙左右游勇出沒無常謝現皆欲得而甘心而力又不逮徒惹禍亂黃廷金猶知分寸此人當無可虞也又書曰本日接奉鈞札專以陳得貴李應章黃雲高寶奇勛四營歸景崧節制調遣並准補足原額感激鼓舞人心爲之一定惟札飭內開迅將傷亡缺額尅日歸



併足數聽候點驗等因所謂歸併者是否以他營之勇  
丁補該營之缺額抑令該四營自行添招以足原數伏  
候明示遵行再四營補足原額有人則當有械外省軍  
裝未到應即取用於裁撤之營請留快槍三百桿以資  
備用黃廷金率小隊在屯牙晝出晚歸敵人無甚動靜  
聞有土匪在新省奪獲法人銀兩十餘箱黃廷金欲招  
之以其非教民且能與法戰也此等事由伊作主諒能  
妥貼

三月二十日在巴壇嶺夜立營門俯視諸軍旗鼓整肅  
竊念一月以來獨堵危局幸獲無恙曉帥雖政令紛更

而於余言聽計從故得稍稍展布今者新來督師必別  
有一番位置不如早自卸肩遂上曉帥書曰景崧以一  
介儒生謬蒙知遇奏留邊營一載相依愧無報稱前值  
亂軍之際不敢不勉效馳驅者亦念士爲知己者用之  
義云爾竊聞新簡督師時局又將一變自顧庸才無能  
爲役側身四顧百感交榮旬日以來忽忽若失意欲請  
給病假入關就醫退辭營務如節麾仍開府敝鄉則相  
隨回籍讀書尙在岼嶼之下倚賴方長不然則乞附奏  
仍歸滇省官差以爲退步然幾經金戈鐵馬瘴雨蠻煙  
弔僚友之死亡感盛衰之異致萬里來茲如作一場春

夢業已無志前程本不願遠道奔馳再游宦海惟已打  
扮登場未睹如何結局終不免熱血難消而二者兼權  
究以先行請假爲是如蒙曰可再謹具公牘上陳前敵  
營務祈卽派員接辦俾得及早抽身不勝徬徨待命之  
至曉帥覆書慰藉備至謂稍遲再度情形

三月二十一日三上曉帥書昨夕三鼓接奉諭函至以  
軍糧上屬系念現各營就近採買或領於屯梅及五臺  
惟此間米本無多已食一月勢將告竭採之他處則負  
運艱難今承示議定運腳事或可行但腳費不扣饌方  
能行耳當卽傳知各營先赴諒山請領米銀二百兩至

前次頒來告示因各營文案俱不肯冒險在此武將不解文義往往誤會凡有稟覆皆係崧代各營擬稿而崧處亦無文士肯來函牘均手自辦理昨將鈞示宣解明白眾始釋然撥隸四營如何補足原額前請示去後旋奉裁撤周葉張賈之文則是裁者自裁補者自補即暗爲歸併之意但勇丁未領舊饌多不肯離本營而遽入他營事極掣肘陳世華半營實不可撤賈營欠饌太多冬臘猶未領到今聞撤銷羣起索饌未便仍留前敵恐致惶亂飭其拔退諒山再繳軍裝覈清欠饌以便遣撤又書曰頃據守備何榮春密稟與黃廷金同往屯牙探

得郎甲一帶日內常有番人二三十人小住旋去在郎  
甲製麪包已滿兩屋聞將攻屯梅而教匪有稱瘋瘋頭  
者謂觀音橋至屯梅山多樹密濠壘迴環勢難進攻不  
如由船頭取谷松爲便不知確否但旣在郎甲製辦軍  
食又似攻打正路或併谷松兩路而來與觀音橋新得  
鋤鏈五十具趕造地營尅日可成一面飛檄党敏宣加  
意嚴防頃接函稱新左新後新中銳字忠字等營均已  
開辦長濠並於濠外再開地營祈再飭下党敏宣認真  
辦理崧處遠隔重山勢難兼顧明日卽派員往勘情形  
賈文貴之營昨飭其將快槍逼碼繳留前敵備用卽速

拔隊赴諒候撤告知饒項自有著落茲聞賈文貴已獨  
赴諒誠恐一朝有警該營乃待銷之勇在此必是一走  
豈不牽動他營祈飭賈文貴星夜馳回帶隊赴諒候饒  
散勇連美昨亦赴諒並請飭回前敵諸營如陳李黃賈  
撥隸已定軍心漸安惟連美時有更動之信該四營弁  
勇亦疑不知究屬何人竊以爲喫緊之秋艱險之地用  
人宜專而節取其所長若偏聽後路安坐之談必墮前  
敵奮勇之氣連美能早儲穀數萬觔不至皇皇覓食卽  
爲他人所不能固不必問原募者何人原轄者何人此  
皆小人巧思攘奪軍事無此辦法也總以得力爲主以

定人心爲主此閒米糧日少甚至食粥實營昨覓米阮排亦不能得五臺米本無多而往運千觔輒用二十人不過兩日之食寇信甚緊勇丁又不敢遠離屯梅則時有時無半負空囊而返今惟趕緊搜羅並飭各營先領米銀以備採買又書曰頃奉本日辰刻手諭敬悉壹是所有裁撤一事向不敢稍露風聲凡在前敵者皆穩其心告知雖大帥見責亦必一力擔承所以望其勤修守具也惟昨賈文貴已奉裁撤明文則是掩無可掩來示謂撤營之事雖有公牘而此時則未便即撤竊疑而未解夫公牘顯言裁撤則當辦裁撤之事若曰雖撤而並

非不用則慰藉之虛辭不如裁撤之公文信而有徵不待言矣然則究撤與否祈速明示以定從違寇遠不及百里豈可令欲散不散之軍徬徨要地敵至責其死乎聽其逃乎緊要關頭千祈垂察

三月二十四日連日大雨溪澗漲發各軍斷糧焦切萬狀上曉帥書曰昨奉手諭一件另函二件均讀悉陳世華半營仰荷准留賈文貴尙未回營其勇非不可用已慰諭之再酌辦理前敵需米甚殷左右鄉村羅掘已空連日又大雨山谿漲發深至一丈有不能搭橋者有舊橋沖去者路不能行無法向遠處覓採卽至五臺領米



亦爲水阻折回且以聞警嚴備不敢多派勇出雨後修整濠壘亦正需人如馱馬能徑送巴壇嶺甚善否則祈飭送屯梅糧局接收若僅至五臺則委員難遣其前運馱夫甚倔強也天霽卽往谷松並聞

三月二十五日周竹卿自龍州來營上曉帥書曰頃奉札諭各件均敬悉各營歸併本屬難事自以另募足額爲是總之憑大帥權衡桂軍當用若干營每營議定若干勇如是而已矣其如何補足原額不必問其所從來最爲簡當易行賈文貴回營稱奉面飭照常辦事惟昨奉諭函有由崧處另派營官之語竊思目前實無憾心

之將與其更新未必與勇丁浹洽不如用舊勉勵將來  
但用人不用則已既用則宜使其安心方能責其任事  
所勿倏留倏撤無所遵循

三月二十六日與竹卿往看觀音橋濠壘竹卿議雖高  
而格於時事不能行並勸余不宜駐此危局豈知余固  
苦心孤詣而爲之者歟贈百金旋龍州家人聶升回京  
老張去歲已死山西

三月二十七八九等日往觀音橋查造地營與將士談  
戰守之策情誼日親

四月初五初六等日迭與曉帥商用黃廷金事余之欲

用越中豪傑也意與眾殊非僅望其糾集越民能打仗也望其能自立爲南交別開境界耳始欲用劉淵亭而不行繼欲用梁俊秀而亦無用至是欲用黃廷金奈大人先生往往循塗守轍不能破格作非常之事曉帥給黃廷金關防文曰襄贊越南軍務統帶義勇關防仍歸諒山巡撫呂春葳節制是僅以一營官視之而已烏能助其颯舉哉

四月初七日曉帥醉筆書來談及時事欲拚一死殊可嗟歎

四月初八日曉帥至五臺初九日至長慶府余往謁初

十日曉帥歷覽公館巴壇嶺觀音橋營壘即日回長慶  
府駐紮南營中余隨往見留飲座有黃廷金曉帥聞銅  
號聲曰此商聲也聞之心悲形容慘惻軍事不甚談暢  
飲慰余甚至曰早知足下如此惜當日不在我前爲黃  
趙所誤不然事不至此余面請給病假並懇具奏  
四月初十日曉帥旋諒山路過五臺把總石中玉請謁  
痛數北甯防營之誤曉帥曰汝胡不早言石曰吾請見  
而左右狐狗阻攔不得見是夕石寓曉帥行館側大罵  
曉帥左右弄權蒙蔽至五鼓不已曉帥從容呼曰石中  
玉怒氣何太盛耶休矣吾知之矣

四月十一日具公牘請給病假入關曉帥批回該員久在軍營料理前敵因勞致疾自是實情本應俯如所請藉資調養惟現值事機喫緊一時難得替人綜理前敵一應營務仰仍安心在營調理俟軍務稍鬆派員接辦再爲給假入關該員抱負長才素懷壯志知必不肯置大局於不顧也幸諒苦心是爲至盼

四月十六日聞潘中丞已調任廣西巡撫定本月二十六日在貴縣接印促曉帥派員齎送巡撫關防入關曉帥乃以營務處關防代印余往諒山面商軍事是日住五臺與芷菴夜談

四月十七日抵諒山謁曉帥知己奉革職逮問之  
旨黃桂蘭趙沃罪同後因黃故趙沃交潘中丞察訊有  
旨以王德榜署廣西提督並接統左右兩路軍王辭不  
拜

命同時追論雲南唐中丞之罪亦有

旨革職逮問又聞軍機王大臣自恭親王以次俱  
敕退樞垣新入者爲禮親王世鐸尙書額勒和布閭敬  
銘張之萬侍郎孫毓汶大事請示於醇邸

朝局一變矣余前二日啓曉帥謂探得法人在北甯不  
甚設備可挑精銳走僻徑先襲新省該處有山可據有

糧可食距北甯城僅七十里可就近圖之再以楚軍出  
紮船頭進規三江口兩面夾攻北甯易復曉帥臆其計  
而以交替在即不思再舉方棣生觀察亟欲行之約明  
日同往南關會商於王方伯

請纓客曰論徐公罪者在失北甯論唐公罪者在撤山  
西之防也然山西即不撤防恐亦難保不失及其陷也  
滇軍何嘗不在其中耶總之用劉既不得法而當日防  
營又未能精整戰事且落人後豈有不敗後之辦防務  
者宜援此次狃於不戰以爲戒亦不必遽誇礮臺鐵艦  
之雄止求陸軍真能打仗西人即無如我何儻我能做

到者尙無把握我之不能做到者務博求高恐未必有濟也

四月十八日往南關晤王方伯留便飯同往諒山

四月十九日會王方伯於方觀察營中棣生商余往規北甯之計朗青言且穩紮俟潘琴帥到關再議即日回五臺屯梅一帶瘟疫甚厲死亡滿道二十日回巴壇嶺聞十八夜有虎入營在月下巡營一過並未傷人爪跡徑圓七寸

四月二十一日各營官來見營官李定勝傷愈來見本帶寶奇勛之營也尙國瑞告假入關



四月二十二日黃廷金報獲奸細教匪四名誅之黑旗  
哨長曾黃二姓帶隊百餘人來至屯牙是時久不得雲  
南消息詳詢情形知淵亭在保勝黃守忠在河陽  
四月二十五日游擊談敬德帶克字營紫觀音橋陳得  
貴營調赴諒山是夕體覺不適

四月二十六日至觀音橋與李應章談敬德議紫營事  
午刻回營馬上熱極體愈不適王子鈞來見

四月二十七日聞潘琴帥抵龍州余起程入關至王子  
鈞營小坐午飯即行大風二鼓至五臺宿芷菴寓所體  
極不適兩骭掣筋痛甚竟夜不卧

四月二十八二十九日疾甚不能行又無醫藥苦甚

五月初一日疾甚強起入關就醫初二日抵諒山寓民舍甚狹足痛不能坐卧心熱如焚狂行屋中諒撫呂春葳贈肉桂服之不效是夕陳得貴党敏宣遵

旨正法於諒市

五月初三日抵文淵寓藥店大雨疾甚身熱足痛坐卧不得以孟接雨吸之呻吟竟夕不成寐

五月初四日入鎮南關抵憑祥琴石來迎疾甚服熊膽熱稍減就寐半夕

五月初五日抵龍州周竹卿偕梧州李杏農觀察來見

疾甚不能卧

五月初六日强起謁潘琴帥畧問邊事余卽稱病請假  
調理琴帥允之移寓對門梁宅竹卿薦佛山李友泉來  
視疾琴帥營務處李蘭生名必昌龍州同知蔡仲岐名  
希邠曉帥幕友華小覽名本松均來見小覽能詩有稿  
昔游廣州嘗晤於倪雲癯野水閒鷗館曾寄題萬里請  
纓圖七古一章惜棄關外

五月初七日以後日服李友泉方藥竹卿早來晚歸曉  
帥起程由省赴京琴帥於十六日赴諒山回駐關內之  
幕府聞法使在天津復申和議閱李傅相奏疏及中法

簡明條約五條錄後

奏爲遵

旨籌辦法越交涉與法人講解議定簡明條約畫押竣  
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十年四月初十日

上諭目前最要者約有數端越南世修職貢爲我藩屬  
斷不能因與法人立約致更成憲必與之切實辨明通  
商一節若在越南地面互市尙無不可如深入雲南內  
地處處通行將來流弊必多亟應預爲杜絕劉永福黑  
旗一軍屢挫法兵爲彼所深恨蓄志驅除自在意中豈

可遂其所欲此次法人侵佔越南鮮自彼開我無失和之意若再索償兵費不特情理所必無亦與各國公法顯背以上各節均與大局極有關繫李鴻章膺此重任宜如何竭力圖維預籌辯論等因欽此仰蒙

聖明指授機宜

訓戒精切感悚莫名又欽奉四月十四日

諭旨鈔示廷臣議覆各摺令臣迅速覆奏等因法國水師總兵福祿諾到津於十二日來見所有辯論各節及商訂簡明條款臣因繕摺覆陳不及先詳細函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其恭代進呈

御覽十五夜接准該衙門電稱奉

旨詳加披閱均尙無傷國體事可允行該大臣卽照所擬辦理嗣後詳細條目務當悉心籌畫毋滋流弊欽此先是福祿諾與臣議訂條款卽電請該國外部示遵十五日午刻該總兵接其外部大臣費理是日辰時覆電云奉國旨予汝全權無須提督利士比來津汝卽與李大臣押定等語彼以條款已就無可改易疊催畫押定議適臣亦欽奉電

旨准照所擬辦理復將原議五條逐加討論酌改前後款式並按照洋文約款內字句有畧宜增損之處與福

祿諾詳確覈定繕寫成帙遂於十七日申時齊集臣行館校對中法文義無訛公同畫押蓋印各執一本爲據謹將約本封送軍機處備查仍照錄清摺恭呈

鑒覈竊維法越之事自光緒七年以後曾紀澤與法外部沙美拉古費理等總理衙門暨臣與法使寶海脫利古等往復辯論案卷盈帙均無成議愈變愈壞迨山西北甯失陷法燄大張越南臣民望風降順事勢已無可爲和局幾不能保茲幸

聖朝德威遠被由法人自請講解其始願望未嘗不齊要求未嘗不力經臣反覆辯析迎機勸導彼亦漸就範

聞如

諭旨所云職貢一節今約內第四款法國約明現與越南議改條約決不插入傷礙中國威望體面字樣並將以前與越南所立各約關涉東京者盡行銷廢蓋因臣指明法越甲戌約內不論何國皆無統屬去年新約有大清國不得預及南國之政等語顯與中國屬藩體制有礙必須刪改據福祿諾面稱已電告外部令現往越南改約之巴德諾照議刪除彼雖不明認爲我屬邦但無此等違悖語意越王豈敢藉詞背衅耶又

諭旨所云通商一節今約內第三款許以毗連北圻邊



界法越與內地貨物聽憑運銷並約明日後另遣使臣  
議定詳細商約稅則其云北圻邊界必不准深入雲南  
內地明矣查向來紅江上游中外商人運銷貨物出入  
滇境往來不絕本未苛禁將來互市自可在北圻邊界  
擇要設關收稅妥立章程似覺無甚流弊又

諭旨所云兵費宜拒一節該國上下處心積慮本欲訛  
索兵費六百萬磅即各國新報私議皆爲是言臣豫屬  
稅務司德瑾琳道員馬建忠等多方開導復當面嚴詞  
厲色力與駁斥今約內載明情願不向中國索償尙屬  
恭順得體足以風示各國中國許以北圻邊界運銷貨

物爲有益法國商務俾該外部得有詞以謝議紳亦爲中法和好互讓之據至劉永福黑旗一軍從前乘法兵軍寡之時屢殪法將法人恨之切齒必欲報復上年曾紀澤迭與該外部商論由中國設法解散約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銳傷亡甚多已受大創今春劉永福募四千人援北甯亦不戰而潰其禦大敵何怯也華人專採虛聲僉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無能爲役此時福祿諾絕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論將來該國另派使臣若議及此當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惟目下和議已成法人必無翻覆法

兵必漸減撤滇桂邊防各軍亦宜及早切實整練凡不得力之勇營應逐漸裁遣汰無用而留有用劉永福所部冗雜騷擾與越民爲仇實爲邊境後患擬請

旨密飭雲南廣西督撫臣嚴明約束酌加減汰豫籌安置妥策俾無生事滋擾則保全者多矣據福祿諾云此約將欲消釋中法將開之衅端爲救急止兵起見其餘詳細節目應俟該國另派大臣前來會商該外部初次電覆此約應由議院批准本日續電又云押定條款無須議院覆覈福祿諾均經呈閱是兩國旣皆定議以後商界事宜儘可從容籌度此皆由

皇太后

皇上宵旰焦勞懷柔大度於以感召遠人效忠孚信前後在事諸王大臣等和衷匡弼贊襄大計得以定艱危於俄頃使數年來法越轆轤不定之議得一結束之方從此保境息民練兵簡器徐圖自強天下幸甚微臣躬親是役懍懍焉若朽索之馭六馬迭經局外責望聖諭提撕惟以不克稱塞

明詔是懼今雖妥速成議非初料所能及其有思慮所不到力量所不及之處尙祈

曲鑒愚誠勿爲浮議所惑庶法越之事由此而定中外

邦交從此益固矣所有遵

旨講解議定簡明條約畫押竣事各緣由謹繕摺由驛  
六百里馳

奏仰慰

聖懷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覽訓示施行謹

奏

中法簡明條約

茲際人心搖惑事故紛紜

大清國大皇帝

大法民主國切願兩國彼此相安永敦和好因即議立  
簡明條款以爲日後再立詳細條約張本

大清國大皇帝特派

欽差全權大臣太子太傅前文華殿大學士署直隸總  
督北洋通商大臣一等肅毅伯李

大法民主國特派

欽差全權大臣哇爾大前鋒師艦水師總兵佩帶威顯  
寶星福

彼此將所有全權字樣較閱妥善議定條款臚列於後

第一款

中國南界毗連北圻法國約明無論遇何機會並或有他人侵犯情事均應保全助護

第二款

中國南界既經法國與以實在憑據不虞有侵佔滋擾之事中國約明將所駐北圻各防營即行調回邊界並於法越所有已定與未定各條約均置不理

第三款

法國既感中國和商之意並敬李大臣力顧大局之誠情願不向中國索償賠費中國亦宜許以毗連越南北

圻之邊界所有法越與內地貨物聽憑運銷並約明日  
後遣其使臣議定詳細商約稅則務須格外和衷期於  
法國商務極爲有益

#### 第四款

法國約明現與越南議改條約之內決不插入傷礙中  
國威望體面字樣並將以前與越南所立各條約關涉  
東京者盡行銷廢

#### 第五款

此約既經彼此簽押兩國即派全權大臣限三月後悉  
照以上所定各節會議詳細條款再此約繕寫中法文



各兩分在天津簽押蓋印各執一分爲據應按公法通例以法文爲正

光緒十年四月十七日

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五月十一日

大清國全權大臣李 押

大法國全權大臣福 押

五月二十六日後病畧平猶日服藥困戀牀蓐竹卿友  
泉回鄉時關外前敵營務琴帥派提督萬重暄代辦左  
右兩軍紛紛撤散欠饟多不給清前敵統領一月七換  
琴帥帶來將領則有提督蘇元春子熙楊玉科雲階爲

最著者餘不悉記所帶兵勇則有湖南撫標及續調淮軍多營余親兵二百人爲參將熊得勝管帶猶駐巴壇嶺本月二十四日有

旨津約議定三月後撤兵琴帥因和議已成故於軍事不甚措意蓋至是而中外兵氛若有結束焉

請纓日記卷之四終